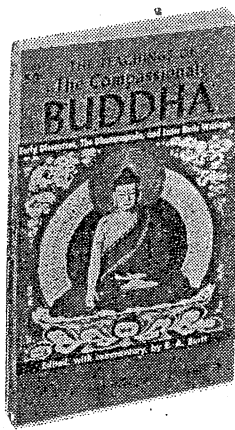


大悲佛陀之教義



(續)

E. A. 柏特博士著
修 夫 譯

歷史的記載和傳奇故事，有的對這位偉人的生活加以闡揚，而有的反使之掩隱失真；如能把這些混合作品加以探索考據，亦學佛者之快意事也。在佛教傳統中，吾人所見到的理想化而感人的歷史記載，充滿着種種細節，莫非令人可喜的描述和誠敬的想象。如讀者願意看那樣的故事，請翻閱亞奧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所著「亞洲之光」一書，其內容多取材於佛滅五六百年後之佛教傳記家所寫之佛傳。

謹嚴而可信之史實，吾人可得而知者有幾？微乎其微；然就是那點東西已深具意義。悉達多之少年階段，生長於豪華處境之中，衣食器用之享受，賞心悅目；其父阻其覺察與生俱來之憂苦，頹喪及困窘。但是，當他長到二十餘歲，他曉得了老，病，死等痛苦；他開始領略到人類處於壞滅演進之世界中無可避免的種種苦痛。這種經驗，使

他憂傷而困惑，於是——亦是由其他遇見一個聰慧：明智而寧靜的僧人——他採取了決然而勇毅的行動。他決心探究這個神秘世界中生命之意義。他捨離了父王宮中令人流連的享用，捨離了美貌夫人，捨離了出生不久的兒子，而逃入森林之中——那是印度當時想擺脫世俗生活之羈縻的人所共趨之地。他的目的在於探求真理——主要而能濟度的真理——關於生和死，關於苦和樂的真理。他嚴格而痛楚的親身試習各種尋求真理之法，精進弗懈者達七年之久，他遍參有名之潛修大德。按照印度傳統主張修「捨」的情形，他試習苦行，極端的減却身體生理方面的需求，卒至不能支持饑餓困乏而昏暈。當他恢復知覺後，他明白了那不是正當方法——他發覺那樣嚴酷自苦其身軀不能得到性靈方面的光明寧靜，而徒致心靈之消耗以迄麻木無力。他逐漸得到所探求的智慧和解脫的正確方向

。勝過智巧的惡魔摩羅之種種頑強誘惑，他經過長時間坐在枝葉繁茂的大樹下沉思默想，終達大徹大悟；那顆大樹因此而被佛教徒稱為聖菩提樹，其位置在今印度北部伽耶城附近。

按照南方佛教的歷史記載，這件人類歷史上的大事是發生於西曆紀元前五四四年五月月圓的一天；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承認南方這種紀年，則本書之問世適在那件大事的二千五百週年之前一年。他證得大覺後，胸懷愉悅，從座而起，稍經遲疑之後，乃漫步向西方遊化，經二百餘哩而抵聖地波羅奈城。他如何使其所證之道為他人所明瞭接受而奉行以達到和他相同的愉悅寧靜呢？似乎在當時他曾考慮自秘所證而不加宣揚，然他終於決定作宏揚的嘗試。那就是說，利用有缺陷而不完備的人類語言為媒介，把人生真義作有條理的闡釋；也就是說，用慈愛來宣達那項真義，庶使接受的人對於生活的需要得到解答，且不至充份獲得實現其企求及其能力不止。在距離波羅奈城附近河流數里處的鹿野苑中，他作第一次說法且獲得最初的皈依者。以後他繼續宏揚他的教法歷四十餘年，把它發揚以適應處求法的人所提出的問題，且把它運用以配合一切對於他寄望而歡迎的人所有的特殊需要。於八十歲時，他枕在最喜的弟子阿難陀的兩臂間而逝世，臨終時說道：「一切複雜的事物，必不能脫離衰滅。勤奮努力求你們自己的解脫吧。」

一個人的歷史經這樣簡略的描述，對於別人的印象是怎樣的一種人呢？佛陀喬達摩似乎兼備兩種高度特點，為他人所罕能兼備者，且每種特點亦很少有人能表現到那樣高的境界。一方面他是一個富於人類同情心而善於應化的人，能忍耐，有能功，溫和而慈悲。他所施於向他虔誠求法者的友愛，真誠而無保留。所以他在徒眾中激起讚嘆，誠懇，感人之信受，只有人類中最偉大的導師才能致此。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具有超人的哲學能力的思想家。其思想能力是人類史中的睿智奇才，所顯示分辨領悟的深刻，人豈出其右者。他探究當日思想之美德與劣點，採納那些他認為明顯而可靠的，而對於他判定為失真或不善的加以摒棄或徹底改正之。由於教主的這種特點，佛教遂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偉大宗教，合理而明顯的建立於對人生問題及其解決方式的有系統而根本分析上。佛陀是愛人先驅和哲學奇才融匯於勇邁而光耀之一身。

於本書各篇或各段之簡單引言中，我（按：編者自稱）還要加入進一步的說明，以使讀者了解且重視所有之各項文獻。在總論即將結束之際，我尚須摘要簡述佛教於其創始者歿後之歷史。

佛教經喬達摩的生动品格發軔以後，傳播甚速。於佛滅二百年以後，印度第一位信佛的君王阿輸迦當權。由於他的影響，這個新興的宗教不僅盛行於印度的大部地域，且傳播到錫蘭和其他鄰近各處，

尤以東方和西北方為然。它（按：指佛教）在印度是宗教，道德，藝術，教育及社交各種生活的創制力，歷時達一千年。然於一千年之末期，它在印度本土開始衰微，又經五百餘年，已實際不復存在於其創始地矣。但是佛教藉着宏傳者的熱忱，生存且繼續滋長。其信徒本着把濟度之道傳給別人的誠願，於此時遍經北部及東部亞洲，把它向遠處傳播。在西及西北方，它適為新興之回教浪潮所阻，但是仍保持為錫蘭，緬甸，泰國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主要宗教；它在中國和韓國成為有力的宗教，它得到西藏人的崇信，且和神道爭取日本的靈魂。

經由這種方式的宏傳擴展，其本身發生深刻的轉變，並且這些轉變中的重要階段，以後我們還要研討。在這段時期的起初數百年中，約由西曆紀元前二百年至西曆紀元後二百年間——發生了一個大的分裂，把以後佛教歷史分為摩訶衍和與那衍兩大派佛教（摩訶衍意為較大之濟度載乘，而與那衍則為較小之載乘）。因為這兩個名詞本身就反映着大乘人的觀點，我今後擬稱與那衍教派以另一無偏見而可為小乘教國家所願接受的名詞，就是上座部（長老之道法）。總之，無論在時間或空間方面，佛教之傳播距其原始之時代及地區愈久愈遠，則其所生之改變亦愈深巨。認識了這項事實，我們才能够接受以後所宣揚的那些特殊思想及重點，特別是表現中國和日本信仰精神的文章。

時至今日，佛教正在調整自

己，以適應西方文化所加於東方之刺激，且以適應業經脫離時代之各種力量。提到各佛教國的現況，現有兩項前途光明的信號。一項是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之設立，吸收了所有佛教國為會員，不論為上座佛教國或大乘佛教國；它已經舉行過兩次會議，於會中向全世界表示出聯合的佛教方針。另一項是在仰光所舉行的第六次佛教結集，自一九五四年五月開始，連續的會議需時兩年，且決定於此期間出版第一部最完備的佛教聖典（三藏經，意謂三箱）。

(三)

茲略述關於編者所遭遇的取材及編排等問題。

在上座部教徒，顯然判定三藏經（按：此指小乘三藏）為其宗教之聖典。然在全體佛教言之，則無一種如耶教之聖經或回教之可蘭經的方式解釋本書之命名；一個更具說明性的命名可為「於佛教發展歷史中各種不同支派所表現之教義」。如把大乘佛教完全包括在內，這樣的廣義解釋乃無法避免者；然所有這些支派莫非導源於佛陀喬達摩的感召。所以讀者可發現本書取材之時期自最初的記載以迄十三世紀日本一個最後的重要宗派創建的時候。

這樣說來，可供取材之領域實甚廣大。其中有很多尚未能供作詳細的及比較性的研究，而可能得到的資料亦尚無法全譯成英文。並且，甚至於現時手頭所有的這些譯文

，很少能具備優良宗教譯文所應有的三種重要特點：學術性的正確，深刻的性靈了悟，及對於譯文語言之含義及結構有充足之了解。這些使人不方便的情形，現在在逐漸加快的改善中；可期望於今後數年中獲得更多切實的英文資料，且那些較現有者為優的譯文將陸續增加其出版數量。

處於今日這樣受限制的情況下，我盡了最大可能以謀選材之適宜，務求其內容能合於本書之宗旨。因為具有所需條件之譯文太少，我只得憑自己的判斷以選材。我有時毫不猶豫的採用了容易閱讀的譯文以代替由學者觀點認為更正確的文章；我甚至於曾選用一兩篇發揮要旨及宗教精神的輕鬆文章，而寧容忍其弱點。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中，我會藉學者朋友的熱心幫助來改正其中因翻譯而偶然發生的嚴重錯誤。我所採用的文章，其主要缺點在於文章佈局不合哲學家或宗教家之觀點而欠通俗者，我已酌加必要之修改以求易於了解。

因本書之發行對象非僅在於專門學者而在遍及一般之讀者大眾，對於所引用的梵文或巴利文字，我分別加以習梵巴文字者所常用之註釋，以免其與同樣拼法之英文字混淆。讀者如欲——我希望能如此——於今後繼續對佛學作進一步的系統研究，則熟習這些註釋實頗有需要。

對於這本書的旨趣言之，我以為並沒有通過過下一有趣問題之評判的必要：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文章中，有那些可認為是早期完成的作品

，那些是較為接近喬達摩自己的實際言論，而那些是顯示在文章記述之前數代或前數百年中所逐漸發生的演變呢？不過，我亦不能免於判斷這些文章中那一個更較接近於他的教義。這種判斷反映於第一篇之取材中。前三篇所包括的文章，其年代相近，其在經典中之重要性亦相似。

明白了上述各節，則對於本書上下兩卷中六篇文章之先後排列劃分，不難了然。另有一個影響分篇的因素，就是希望使每篇文字不太長，俾讀者每次坐下來能讀完一篇。讀者當然也不妨各就其心志趣而隨意翻閱任何章節。

我要特別提出本書取材的兩個主要來源。讀者如欲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可求之於下述兩書，獲益必多：一個是康則著『佛經史論』，一九五四年哲學書館出版(Edward Conze's 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 published, 1954, by Philosophical Library)。另一個是韓蜜敦著『佛教』，一九五二年自由美術社出版(C. H. Hamilton's Buddhism, published in 1952 by the Liberal Arts Press)。

本書卷末附有英文書目及書中所用梵巴文字之集註。

最後，謹獻本書以紀念這位傑出的偉人，其慈悲願力歷千載而常新。其悟道之事實發生於二千五百年前，而光輝照耀，歷久無衰。希望藉着編輯本書的供獻，對他們所創之偉大宗教稍宣傳些廣泛知識，且喚起世人對其救世大智之尊重體認。（總論完，下期續刊正文）